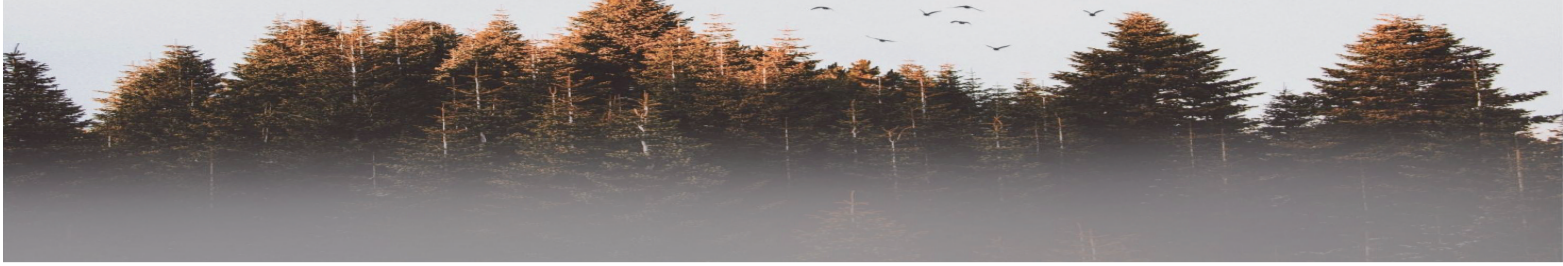


新时代语境中的网络文学特质

□朱 钢



作为当下最具成长性和大众性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叙事力量引人注目。纷繁的书写图景和与日常生活的深度互动,在文学领域正引起趋势渐强的激荡,成为不可忽视的活力度。在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群层面,网络文学已然生活和情感的第二现实。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网络文学也是网络文化生态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日益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多年的自发性生长和原生性扩展,网络文学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成长的烦恼”,正本清源,破圈突围,由数量称雄向质量为本转场,是必然之策。

一、激活与注力,引领网络文学创作者完成从写手到作家的进化

应该说,网络文学源于创作者本能性的情怀和诉说冲动,这在早期的网络写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我的价值全然依附于表达的独立独行,而非真正的向内心打捞,本质上,这是一种外化式的写作,在以异样的方式在挑战既有话语体系中获得感或成就感。在得到读者的热情回应之后,写作渐而成为虚拟性的在场讲述和实质性的投喂之举,写手满足读者之爽,也从中获得自我之爽。因而,爽感成为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的共情。这是一场极小范围的狂欢,而写手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读者所绑架,写手的主体性越来越弱。加之一味地注重日更,追求数量上的累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进行自省,尤其缺乏对网络文学深层次审美功能和社会价值意义进行有效的思考。

文学创作过程极具个人性,但文学作品却有极强的社会属性,网络文学因具有庞大的受众群,其社会性更为广泛。为亲密的群体而不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写作,为“爽感”而不是为人文精神的探索与铸造写作,这样的创作动机、价值呈现都是浅表性的,远没有达到作家应有的文学与社会的双重使命感。也就是说,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需要创作者由写手向作家进化,作品在关心阅读表层愉悦的同时,要有为新时代精神强筋壮骨的内在正能量。网络作家这一年轻的群体,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网络文学本身的起步与成长,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和鲜明体现。

因此,网络文学作家理当将写作与个人成长和大众生活紧密相连,从小我到大我,从小众到大众,将个人的心绪与新时代的生活新景观交相辉映,书写我们内心的那份大爱,激荡我们共有的感受和情绪,让作品散发新时代的气质和精神。从心灵的源头纯正和提升对文学的敬畏感和崇高感,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这是网络文学作家应有的良心责任和新时代使命,也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反哺社会,回馈生活。

如此写作的基本良知、写作动机和审美取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家所认同,并进入实质性的创作实践。2020年12月,136位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倡议书》,呼吁网络作者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网络文学的绿水青山,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这是一种回归式的觉醒,将个人创作与新时代进程融于内心,

并成为网络文学的初心和终极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网络文学史上,这份倡议的问世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具有重生性的里程碑意义。网络文学作家的这一觉醒,是他们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帮助的成果。

二、回归与前行,提升网络文学的当下性体感

从生活出发,最终抵达生活,这是文学的基本伦理。非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内在纹理也是当下生活的折射,在情绪、情感以及精神方面都与现实有着或浅或深的同构。之于网络文学,问题在于,有意离开当下的生活,过度抽空现实体验感,单纯追逐逐度空间效应、幻想之上的虚构,虽然满足了读者的猎奇,但这样的“虚拟”完全失去了日常生活的质感以及与现实展开真诚对话的精神,因而处于凌空虚蹈的失重状态。因为现实性过弱甚至全无,以致带来的浅阅读,与现实生活很难血脉相连,也就无法实现文学最终真切进入生活、服务生活的功能。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文学的题材既丰富多样,但又以玄幻、言情、历史、二次元等类型化小说为绝对主场。类型化小说最初是在传统叙事模式之外开疆拓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近些年来,类型化小说自身的固化,又极大阻碍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反类型,开创新的叙事模式,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焦点所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作协适时提出了以现实题材为网络文学新发展破冰,特别是自去年以来,在创作引导、选题指导、重点作品扶持、评介推荐等网络文学的全流域进行宏观指引和微观帮扶。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分为时代先锋、强国梦、科技创新与科幻、中华文化精神、人民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六大主题。在主题发布之后,又围绕具体写什么、如何写,对网络文学作家展开全程性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网络作家对题材反应速度快、进入写作迅速的优势,把抗疫、脱贫攻坚和党的百年辉煌史作为重点题材中的重点,启动了网络文学“百年百部”系列活动,动员作家在生活的现场进入文学的现场,将网络的灵动与现实的感动并为一线。涌现出了《朝阳警事》《你好消防员》《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特别的归乡者》《北斗星辰》《大国战事》等一大批主题鲜明、故事精彩、情感饱满、暖心提神、正能量充盈的作品。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作家创作现实题材有着天然的优势和前景看好的潜力。对当下生活有着年轻人独有的实时体察和感应,讲故的手法兼具网络文学的特性又具新时代的特质,正在显现网络文学的特质与我们现时的生活完美融合的风景。从叙事角度而言,写什么与怎么写,拥有独立的路径和空间,网络文学那些类型化小说的书写样式,绝大多数都可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大显身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网络文学作家先前不太重视现实题材创作,多是因为他们是“网上冲浪者”,过度的“宅”,让他们很少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真实接触。一旦帮助他们走出来,进入真实的生活现场,他们就会被生活所吸引,为现实为所动,调整写作方向,满怀深情地讲述正在发生的故事,便成为内心的原动力。

生活的丰富性远远大于文学的想象,以网络文学的方式深耕现实,也可以是无穷尽的,网

络文学作家在这场域完全可以尽展才华,大获丰收。现实题材的凸显和崛起,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其实并不是网络文学的转向,而是回归,更是回归。在更宏阔的视野里,我们更关注网络文学作家能与现实更亲密相处,无论在创作何种题材时,都应该有浓厚的现实质感和心魂。现实题材可以也必将成为网络文学的重镇,但我们也期待网络文学能与新时代全方位的同频共振,在现有的类型化小说以及未来的种种可能中,都能深植现实情怀,都“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让网络文学真诚地贴地飞翔,在保持个性化轻盈姿态的同时,拥有厚重的现实感,致敬和状写新时代精神。

三、亮剑与扬帆,让精品力作登堂入室和漂洋过海

祛魅除病,是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应有的亮剑之举。20多年来,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增量和体量均极为巨大,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三俗”和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以及不良亚文化渗透、畸形审美、洗稿侵权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网络文学的社会形象,羁绊了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加大对网络文学作家的守正培养是关键,及时清理和下架有病作品是重点。自去年以来,中国作协与网络文学平台紧密配合,在加大清理力度的同时,注重提高作品发布的把关能力和责任。今年4月,中国作协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并发布了《提升网络文学编审质量倡议书》,建立编辑资格准入制度,加强编辑管理和培训,提升编辑水平,防止过度依赖机器审核,提高把关能力,杜绝问题作品上线。

网络文学的传播,多为读者的社交互动和平台的策略推流,路径也只是依靠网络的原生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文学的成长,这样的传播,其实已经很不完全。网络文学的传播,最应适应互联网思维及其传播特点,具备新时代的气质,线上线下双线融合,传统与现代并肩同行,各施其能,整体推进,以技术性传播为路,以人文性传播为魂。对思想性、艺术性和人民性都很强的优秀作品,理应给予足够的推崇,一方面是褒奖创作者,激励更多的网络文学作家出精品力作,另一方面也是把这些优秀作品更好地介绍给读者,提高阅读质量,占领更多的阅读时空。

这其中,“传播力”成为中国作协自去年以来进一步推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创新之举频频发力,着力增强传播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对内,以影响力榜样以及各种评比、推介为支撑,提高优秀作品的出镜率和流量;扩容IP改编影响力榜,助力优秀作品向下游艺术和产业经济的输入。在对外传播方面,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设海外影响力榜,并开创“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和“中国故事”海外传播者俱乐部等新模式,拓展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路径。网络文学作家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存在感和自豪感,继而聚合更多的高质量写作力。中国故事,新时代精神,以网络文学为载体,与世界展开中国式的对话,是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网络文学所必须肩负的新时代责任。

时至今日,网络文学的发展已超过20年。相对于漫长的中国文学史,这2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即便如此,网络文学仍以其体量、规模、影响等成为撬动文坛杠杆的文学新军。但或许是网络文学的“网络”特性,当前有关网络文学的批评、研究多立足于全局性、整体性的大一统历史观和中心观。问题在于,“网络无国界”,主体有归属,这一研究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的主体地方事实,而从网络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又常从地方肇始,而后进行跨地域延伸,在地方与地方的连动中,在地方与中心的交流中,从边缘以至中心,从而最终形构起“网络文学中国”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构成、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教育状况、科技发展等,具体而微地影响着网络文学主体的知识、选择、经验和风格等。

比如,北京、上海、浙江的网络文学发展缘何会走在全国前列?又是何种原因促使其成为网络文学企业、作家的聚集地?这一答案并不复杂,从宏观角度来说,这得益于它们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区位优势,得益于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的相关政策举措等。但如果要进一步做微观阐释,就需要深入到地方的文化传统、权力运作、文学制度等地方性的知识与经验中。又比如,通常我们理解的网络文学多是以类型长篇小说为代表,但是这种认知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却是失效的,因为散文、诗歌、短篇小说才是他们创作的主要方向,而这与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状况、生活方式、文化趣味等有着高度关联,这样的判断同样基于的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地方性因素与路径。那么,何为地方?

在一般的意义上,地方指特定的地点、位置、区域等,它既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却也是一个文化建构起来的概念,我们既可以将之看作网络文学主体脚下的那片土地、居所,亦可将之看作网络文学主体生活活动的文学“在地性”,一种自然、社会、文化、价值等的集合与社会空间。这一地方可以是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所在的北京,阅文集团所在的上海,也可以是中国网络作家村所处的杭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的长沙等等。但不论如何界定、看待地方,它都塑造着作为网络文学主体的网站、作者、读者等的知识、文化、经验、惯习、气质等,从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网络文学产生各种影响。

比如,网络文学“浙江模式”,它既与“钱唐自古繁华”的地方底蕴、浙江自古及今的“经世致用人生哲学和重商崇文的和合”有关系,更与浙江较早对类型化的肯认、“网络文学组织的布局”、文化创意产业的判断等有着深刻的关联,它实际上是浙江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对网络文学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比如,“网络文学发展的福建经验”,其所具有的“闽派向度”,在作品的整体意蕴上凸显包括“八闽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闽南文化、闽都文化、陈靖姑文化等地域文化,常常在作品的思想底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而这在本质上是地方“规定性”文化等对该地方网络文学发展、写作“规范性”影响。

这样的叙述极易将地方仅仅看成是网络文学的外部影响性因素,但转换视角将发现,地方也是网络文学的内部因素,网络文学通过造访地方,创造地方故事、地方形象,书写地方故事,从而讲好了“中国故事”。比如,愤怒的香蕉《赘

在「地方」发现「网络文学中国」

□周冰

》中对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刻画,子与《唐砖》对长安、洛阳等的描摹等等,可视作对这些地方的再度深描与发现;或者如四川籍网络作家一语的《锦绣河图》《后起之秀》对蜀绣的描摹呈现,月斜影清《拐个皇帝回现代》对四川方言的利用、《古蜀国密码》对巴蜀神话传说的刻写,刘采采《蜀帝传奇》《成都爱情故事》等对成都历史、现代等的观照,某种程度上这些四川籍网络作家既受四川地方文化、表达等的影响,又生产着四川、巴蜀文化等地方性知识、经验与形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由地方发现网络文学中国就只能就地方言地方,而实际上地方是开放的,它有多条路径通达其它地方,通向网络文学中国,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国之间是互动、对话、交融的。可以确定的事实是,网络文学中国固然以其中心、权威影响、沉淀为地方性知识,但地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以自己的特性凝聚、生成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与知识形态。比如,网络文学研究重镇首推以欧阳友权为代表的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其中“民间”性的批评研究开始,逐渐“做大做强”,为网络文学“正名”、“写史”等,出版《网络文学教授论坛》和《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等丛书,推动了网络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高地。在这里,基

地的网络文学研究是地方性的经验与行为,但最终却汇聚为国家对其的重视,从而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又比如,中国作协发布网络小说排行榜,浙江、四川等地也推出了网络文学双年奖、成都金熊猫网络文学奖等,这样的奖项设置丰富着网络文学中国的形象,体现了对地方中国的形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塑造了中国,正如中国塑造了地方,网络文学的地方经验就是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

因此,由地方进入网络文学,不仅可以深入网络文学鲜活的现场和细部,把握网络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也能够避免宏大、整一性叙事话语的宰制,为我们深入研究网络文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最近探讨火热的网络文学“起点”问题,虽然众说纷纭,还未形成共识,但是由地方切入,却可以发现,“起点”的问题必然是如马季所言之的“多源头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有着它的网络文学“自主性”,而要确定“起点”,只不过需要技术地判断这种“自主性”是否具有代表性、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既以其个性与特色影响着网络文学的形态与生态,又塑造着网络文学以各种类型、方式创造着、生产着、塑造着,由地方出发,发现的不仅仅是网络文学中国的局部,而是网络文学中国本身,是地方与地方、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的多层面互动与交流,是形色各异、活力充沛又交融融通的网络文学中国形象与中国经验。由地方进入网络文学,打开的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呈现的是网络文学的地方形塑,是地方的网络文学书写,是地方的网络文学自觉,是网络文学的地方性知识、经验与路径,是网络文学批评理地、研究方法等的更新,等等。那么,围绕地方,建构基于地方的知识、批评、研究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是网络文学内在的理论与方法需要,而且亦是面向新时代、建构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的应有议题。

回到媒介:理解网络文学的一个路径

□周根红

学也走向精细化,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和读者阅读的精准化投喂,因此,玄幻、穿越、后宫、言情、悬疑、推理、历史、盗墓、耽美、小白文、种田文、赘婿文等各类网络文学作品此起彼伏丰富多彩。近年来,移动互联网、音视频技术、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阅读等技术不断升级,对网络文学的文本形态和审美倾向进一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网络文学呈现出场景化、即时互动性、超长篇幅、跨文本性等特征。

二、网络文学传播的大众化。网络文学是基于网络媒介所传播的文学形式。理解网络文学的特征,无疑需要理解“网络”这个传播平台。只有理解“网络”所建构的传播场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网络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好地理解围绕网络文学所引发的一系列论争。作为一种传播场域,网络空间的内容多种多样,既包括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也囊括了文学、新闻、娱乐、生活等内容,也反映着主流、精英、通俗和青年亚文化等文化现象。网络空间中的文学

也因网络传播的技术开放性而形式多样、鱼龙混杂,既有在网上传播的传统文学,也有生长于网络的网络文学;既有彰显主流话语的网络文学,也有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这其中不免也有一些垃圾文学。因此,有关什么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传统文学)的关系,网络文学是“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是“垃圾文学”、网络文学的价值观等的讨论,都应回到网络文学的“网络”这一媒介属性。新世纪以来,网络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人们进入文化的门槛,使文化由过去少数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广场式文化。网络文学并不都是大众文学,只是网络文学中的那部分“大众文学”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旋即成为了网络流行文本。因此,从网络传播场域的整体来看,这些“大众文学”更符合网络媒体的传播规律和生产机制。正是因为“网络”的大众化生产机制,网络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交往方式,催生出许多新的网络文化现象,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生产功能。由于网络文学大众化生产过程中“把关人作用”

的弱化,网络文学也充斥着大量不良文化现象,如帮派文学、官场文学、耽美文学等流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失、价值观混乱等。这些现象的孳生,归根到底是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杂糅性所造成的。因此,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内容治理和创作引导既是网络文学的重要工作,也是对网络媒介发展的规约,是“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

三、网络文学发展的产业化。网络文学的发展最初走着一条与传统文学相同的道路——实体出版。然而,网络文学的实体出版空间十分有限,难以支撑网络文学的持续性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网络文学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产业体系。其实,从网络媒介的诞生来说,网络文学便具有了天然的市场基因。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互联网行业成为风靡全球的投资领域,雅虎、搜狐、新浪等网站都兴起于这一投资浪潮。即便稍后出现的互联网泡沫引发了投资的转向,但互联网的发展依然成为主要的科技潮

“网络”是网络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在讨论网络文学的概念、特征、文本、审美等问题时,自然就不能脱离“网络”。从媒介角度来看,网络文学是网络媒介生产和传播的内容之一,网络媒介对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大众传播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回到网络媒介本身,审视网络媒介的属性,是理解网络文学发展的一条路径。

一、网络文学内容的网络性。网络文学是网络媒介发展的产物,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与生俱来带有网络媒介自身发展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媒体出现后,一些网民纷纷将作品张贴于网络论坛或文学网站,以获取更多的关注。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只是将网络作为一种发表的平台,以消解传统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发表/出版渠道的“权力话语”。早期“榕树下”、天涯社区等活跃着的一批作者便是如此。网络文学所具有的这种开放性,是网络媒体受到欢迎的关键所在。网络文学的审美风格也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而变化。网络媒体最初是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出现,从而使得早期的网络文学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如即时性、草根性、解构性、娱乐性、戏谑化等。随着网络媒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网络小说阅读成为一种快餐消费,网络文学逐渐形成一种“轻阅读”“浅阅读”的审美风格。网络文学的快感消费、网络文学是快乐文学、网络文学是力比多文学等,其实都是基于这一审美取向的论述。与此同时,网络内容的细分和网络用户的分化成为网络媒体市场竞争的主要策略,网络文

流。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各种新的商业模式,网络文学也是在互联网风潮中成为探索商业模式的开拓者之一。虽然90年代传统文学也走向市场化的探索,出现了“梁凤仪旋风”、“美女作家群”、影视改编、畅销书排行榜等市场化现象,不过,与网络文学产业相比,传统文学的商业化仍然存在规模小、渠道单一、产业导向不明等问题。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则非常迅猛,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的产业发展路径,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形态。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体系,最重要的还是网络媒介凸显出的产业优势: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跨行业、跨产业、跨文本的特征,充分展现出平台经济的优势,它与动漫、网游、影视等产业形态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网络文学正成为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所构筑的“互联网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媒介技术引领的发展模式。技术变革对网络文学产业的影响,不仅是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而是以技术更新为基础所形成的用户和产业的网络结构关系,进而打造出集阅读、社区、服务、衍生体验乃至作品周边的电子商务、线下服务的聚合应用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也催生着新的媒介形态,新的媒介形态又会对网络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自媒体和网络短视频的强势生长,正在抢夺着网络文学的用户,网络文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媒介产品竞争阶段。